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四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誌銘八首

明承事郎王君墓志銘

王君名全字守一季年以貲　賜級承事郎其先世居太原唐觀察使仲舒徙休寧宣仁里承事當故業客燕趙齊楚間卒入浙用鹽盬起部使者立承事為賈人祭酒諸賈人有郤幸承事居其間遂平居常温温遇客無所失然務持大體已諾必矜縣大猾張賓出賤擊横行賈豎中以口舌搆人罪即世家豪舉爭

折節下之承事獨謝賓不與通賓終不能中尋敗死諸豪賈借貸貴人往往傾下賈承事主退讓恥干貴人權於是薦紳大夫皆願請交承事承事適長子宗賢在胄子籍通賓客京師承事讓宗賢曰亦而父好客耳若操本業安能爲季良邪嗟乎承事籍甚吳越之都游道廣矣顧納其子於正義以任俠詟過之善乎其慮之遠也承事購古圖書若古器不下數千緡客風之日里俗方盛供具惡用敝器爲哉承事咲曰全負好古之癖亦各以志行耳甲寅秋七月承事以天年終盖春秋六十有一方治喪正寢其東偏災宗

賢挾孽子宗與宗典升屋而號乃反風滅火宗賢夜讀喪禮寇謀入臥內者十餘曹一蒼頭大呼寇空手遁去人謂承事陰德多既死且有天幸知言矣又明年諸子舉承事喪待吉而墓乃遷陽山之原家大人雅得交承事驩而宗賢於余甚習余既誦承事之義法當有銘銘曰爾服爾積哉爾孚爾翼哉爾兆吉哉保爾子孫緝緝哉

明處士江次公墓志銘

余與江仲子同事文學先生既而與討借則又同籍仲子與余不啻昆弟戚也已酉仲子持次公喪越十

年卜兆乃吉仲子將樹墓則使余勒次公銘按太守
公軾所爲狀曰先處士驥舉男子者四人使軾從長
公翰受書次公輗獨當戶會婺水溢沒田廬之半又
盜自江西起掠縣中居民嗸嗸幾不得活次公持家
秉籌筒目計之家人一切倚辦次公無所詘先處士
乃大喜私語毋曰人言五月子不利所生若舉輗乃
獨利我其不然哉謂毋汪以弘治乙卯五月生次公
也自先處士始杖次公侍卧起者三十年嘗謂長公
伯若叔第力本業務決一舉當父毋心即父毋春秋
高輗在猶伯叔在也頃之軾果得一舉則次公所推

轂云長公不獲終其天年目次公意季子一阜爲之後次公謝曰諸弟則弟諸子則子吾何愛一阜顧季弟輔多子請擇可者後之毋吾子以也次公即孝弟力田且復好古居常挾篋讀史其持論往往稱古人遣伯子一鳳學賈諭之曰余聞本富爲上末富次之謂賈不耕若也吾郡在山谷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且耕者什一賈之廉者亦什一賈何負於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賈也若弟爲廉賈軾始判越公入越聞田父皆德判寛田租公揚揚入舍既供具有加豆三公怫然曰余讀漢記羞稱公孫弘張湯爲人顧

二子且侯猶持脫粟之飯雖其志在立名譽視無厭者猶賢叔位不過二子而飯過之使二子而在將求多於叔矧不爲二子者也次公年五十仲子貸帛一兩請衣次公乃大訴曰孺子不聞古之國君乎彼以布衣而致三百乘不帛者何也乃公田舍翁耳而謂乃公衰乎即衰不帛且煖烏用此嗟乎人能文綉土木而不能不德色於耰鋤俗靡然也漢制郡國得藉上孝廉故其治多長者乃今士以經術進豈不烝烝特病未廣耳使次公在漢惡在其不舉哉公歿五年則仲子舉進士官比部尚書郎有材譽銘曰爾封若

爷十十年所爾後卑昌卜世無疆

温次公夫婦合葬墓志銘

嘉靖已酉温次公即世越十年戊午孺人左氏從之又明年庚申行人奉孺人喪祔次公墓守昆方在鄉國則屬守昆爲之銘狀曰次公名昕字良賔雅以師道取重人稱賜谷先生云温之先自隨從桐柏至處士淮者爲次公父乃徙鄖正德巳巳次公生處士知其丈夫子也始就外傳輙從趙文學受書　今上五年次公籍名博士弋年關中人許公視楚學次公以年少見奇尋執毋喪不得比十三年次公當廩食而

名不在比中次公謝曰　今天子以文治治天下天下斐然鄉風士即有尺寸之長願求紹介以獻于天子夫賓興者士之所繇以爲紹介者也乃今失明時負　聖主即日飽廩食何爲所誠得一比有司請辭廩食從之十六年乃始廩食次公在比旬有八日日中而畢事以爲常楚人爭推轂次公然竟不偶既而講業鄖水之上聚徒三十餘曹公執本業而命之不遺餘力終月而程專課諸生殿最有差次其姓名懸書廡下諸生視次公所殿最不啻彝鼎丹書焉㫪御史大夫王公藩大夫張公閫帥王公皆遣其子就

學次公客三公所醇謹無他會歐陽公開府鄭中興
復武學公用郡大夫議舉次公爲胄子師始入學公
授　大誥武臣諸篇宣言曰爾先世有汗馬功遂受
世祿至此即有疆埸之事所不如　大誥者非夫也
一時士無不帥教既服官守往往能大其門嗟乎次
公廣厲學士文武皆有成材顧獨囊括終身曾不得
以其末見惜也次公有子如玉即行人行人始孩次
公呫呫自喜語客曰古人易子而教否則以爲不祥
斯求多於不善教者耳伏生猶然有女豈謂生男不
若生女乎即孺子能讀父書勿易可也行人稍長乃

日夜程督之下帷舍中卒終歲不輟業既成公乃見倍及其舉進士官行人不逮公者五年耳孺人左氏長次公者四年父潔以醫授秩郡中胥知次公名遂授室次公居常嗃嗃一切服御必孺人親之孺人獨善事次公無所失次公嘗曰即吾不及下車大夫賢吾婦則其匹也及次公不得志孺人務婉娩將順寬次公至其過行人必軌於正義次公疾革孺人執行人手泣曰即而父不諱而毋不難以身從之顧而大父春秋高百歲後孰可當大事且而父未卒業必吾身親見孺子成名不然吾何敢死行人唯唯及行人

且貴先處士以天年終奔喪歸諏日而舉葬事會雨雪甚行人請必無行孺人務執成言不欲變居廬踰月殁若初喪畢事而歸匍匐起次公墓下再拜哭曰未亡人獨後君者謂君父未歸土君之子未成名耳乃今吾事畢矣烏可獨後乎哉歸臥疾於家即百端不治孺人之志決矣次公舉四子皆出孺人長行人次如春次如泉次如璧皆文學弟子行人又曰吾父毋幸而有鄉曲之譽乃其孝弟子愛盖出天性云先大父老而巖居去郭百里父旬日必三謁人有饋食必以羞伯父曰明當中分産伯爲政手劃其腴者父

取其餘先大毋操下嚴諸婦廪廪吾毋獨得當大毋無間言其後諸毋異居大毋獨依吾毋以老鍾氏婦夭死婦有毋且寡無子男毋謂孤曰婦亡毋且不嗣而弟繼室以其族無失毋驩孤惟命婦有息女毋子之女殤而毋幾喪明曰不欲从吾婦故耳孤不能子無以揚先人之休其所施于骨肉之間此可槪見乃若鄉黨之所誦義何可勝道哉嗟乎世有匹夫匹婦之義豈不足多朝有樹而夕爨之何以重積部婁無松栢固非虛言夫以次公夫婦之賢其食報者董董非此其身在其子孫非重積之驗與次公墓在鳳山

之陽爲二坎皆南鄉銘曰爾封君堂爾兆允臧君子
歸藏百世阜昌

勑封監察御史何公孺人金氏合葬墓志銘

余觀大司徒所著何公狀及中丞所著孺人金氏狀
則誠得全全昌者哉御史君旣終父毋喪將畢大事
屬余志其合窆之墓且爲之銘志曰封監察御史何
公積字良慶休寧萬安里人也何故徐姓出偃王後
居歙傳谿元末避兵遂易姓西徙曾大父兆義大父
政皆魁梧丈夫　景皇帝時應詔入粟塞下會有急
賴胡名馬得脫槖中僅僅百緡居數歲載萬緡歸何

氏愈盛父耀舉明經授長沙少府毋汪氏三舉子乃得公而金氏著西山孺人為贈遼州同知思榮女稍長兩家雅以嘉耦相竒於是少府請昏遼州遼州許諾公既受室則以季子季子婦得當父毋驩顧獨醫折伯仲間如少府所孺人亦以身下二姒毋事之及伯仲倍公公始壯上承宗祏下保諸孤獨任其勞無所失乃若梱內所推轂則孺人之力居多初孺人娠御史君王舅見夢吾得請於帝畀而夫婦貴子且大吾門公以御史君有貴徵程督不遺餘力始請業輒擇諸儒宿學為之師業既成然後遣之就試試則列

鄉書高等上太常公又程督諸孫如御史君法其後御史君授寧遠令面而謁行公與孺人命之曰若知而父毋遇若者乎而民日夜望令君來不啻父毋若效而父毋壹以遇若者遇而民民必依矣御史君唯唯卒用豈弟得民及寧遠以卓異聞　召拜南臺御史乃奉公就御史舍毋出行部公命之曰齊民睹上官威儀無如御史嚴甚彼其繡衣驄馬豈直佗鄙縣乎哉務引國經操吏治以佐百姓此眞御史事御史君唯唯居南中獨持大節有骨鯁之風無何公趣還縣縣大夫舉賓射必虛上坐迎公公還而後行不再

往居常謝客坐東樓日授几誦黄庭意自得輒命酒
酒罷據梧而坐聽諸孫讀父書近屬十餘家待公舉
火或人讐某于甲謬爲嫚語激怒公公謝罷或人詈
勿問操群下不假貸里無違言會御史君上程書父
毋得　賜爵如令甲公與孺人皆大耋期當稱觴御
史君奉　璽書入里門與行會事聞所部檄有司表
其閭公趣御史君治行毋稽王事既而聞公寢疾大
以爲憂典在江防不得代病既革公爲書授長孫遺
御史君曰吾以子貴以天年終吾何憾吾獨不及爾
訣命也夫畢爾力以報君教爾子孫以報先世則爾

能矣吾聞知止不殆無忘乎柱下之言遂瞑公生于成化壬寅閏八月廿四日明年八月六日孺人生公殁於嘉靖壬戌六月二十三日明年六月二十二日孺人卒其享年同其死生之月同蓋天合也子一即御史君名其賢婦吳氏封孺人先卒孫四女三孫女二曾孫女二其婚嫁皆名家子不具載銘曰若之華厥有長沙君子承家麟之趾厥有御史君子離祉祔爾玄堂厥有孟光同歸吉壤俾爾後彌昌

明贈文林郎小壺先生陳公墓誌銘

余雅聞南海奇節之士則小壺先生陳公為尤著云

公名用彝字存性御史君父也世家南雄宋末徙居
南海九江里始遷祖卜世滋大大其門以居由是里
中閒右家稱大門陳氏公父璂早世而毋黃氏絕賢
毋有子五人女二人公中男也疏屬諸姒遺子女孤
無依毋一切子之是為六子五女公以才獨當戶無
外內少長皆倚辦公公孳孳務當毋心無所失少負
意氣不受睚眦於人顧無他腸壹歸於長厚里中諸
少年夜緣林木覆巢取鳥烹食之公數諸少年奈何
以口腹暴天物諸少年恚甚大詬曰乃公出入鄉黨
間莫不辟易何物豪舉必批其頰而甘心焉公挺才

出厲聲曰公等怙衆我孑不能避公遂以孑前詣少年皆走匿他日少年有私鬭公亟赴解之里人聞之益多公長者於是鄉里有搆不煩有司幸公居其間違言遂解新會儒生雷仁卿大爲里中惡少所困公謝罷惡少直仁卿仁卿德公請納息女爲公子箕帚婦比還新會群盜刼仁卿去繫山中公赴仁卿家爲之行金諜者賴得脫仁卿復申前約公避席曰振人之急而爲其子納婦謂節俠何於是仁卿不忍復言乃束家藏草書三章以爲公壽蓋陳太史獻章作也仁卿善方士余萬方能辟穀與俱謁公萬方善相人

大奇御史君相則置之䣛摩其頂告公曰公富陰德
上帝賚郎君大公之門公亦以御史君多貴徵稍長
業已程督之矣里中博士弟子客公所公攝客衣冠
語御史君曰　高皇帝製博士弟子衣冠示與齊民
異等若他日當著此無寧齗齗爲田舍翁御史君唯
唯比御史君年十一補縣博士弟子員顧數奇試有
司不利即公程督御史君愈益力未嘗以爲憂公生
四十六年爲歳辛丑公病不寐且兩月一夕執御史
君手訣曰吾先世誦義不衰吾毋有大造於宗族吾
子孫必昌阜其殆孺子當之異日者幸成名務自砥

礪得爲陳太史公後進吾地下無辱矣御史君泣曰
敢不奉教公少挾長技即吹簫鼓琴聲歌博奕皆絕
精既從諸儒梁文元陳希堯朱廷重岑準游始折節
爲學居常讀周易誦杜工部詩旁綜外氏百家亡不
畢力里中度支郎黃公著著子啓雍曾太守儲與其
兄令尹俊爭願與公相結世爲通家客下車入門公
輒呼酒命供具即不給家人謀諸鄰出之公勿問也
公受余萬方卜相術將託羅浮終焉一有不當於心
輒呼羅浮不絕口嘗從容泛舟矜峽登三洲巖高視
山水間僊僊乎方外遊也曾太守有別業當海隅山

山列三台峙海中距牂牁江下公大以爲奇絶願貸隙地爲亭太守戲語公公故貧何以佐公費公曰吾待吾子太守曰公亭矣得無有吾山乎公曰直以假亭名之無傷也及御史君既終喪未舉大事太孺人夢公長太息坐庭中前請曰何歎豈公未歸土邪公曰固也曰兒貧安得吉土公曰第求之今得矣頃之果得兆大鴈山之麓面海隅山未踰月而畢工蓋與曾太守塚相望前言則右券也御史君又曰先大父援先考室即始遷祖故居會仲叔用常當昏無居室考虚故室内仲舍旁治一室自徙居之當徙時孤萬

言纔五歲考雞鳴起命孤執炬前導毋執釜甑從旣
闢寢門孤躍然往也考大喜曰孺子可與爲善庶幾
無傷我心及季叔用齊婚無居室考又避新室内季
輾徙如初比三遷屋材皆不中度人以愈遷愈下姍
笑之考歎曰卽孺子賢他日不下藉第令不肖下不
亦宜乎考旣倍孤孤四十未有子仲叔謂而翁出吾
室居我幸有息子六人吾至今不能忘願更歸兄子
孤謝不可慫不以生子故而死吾親無何舉三男子
竟不更室初大毋在考常誦陳太史聖恩憐老毋之
詩孤始孩一再聞輒成誦孤從度支黄公諸孫同學

黃公善推測家言私語考曰郎君當晚成直須待其彊仕耳考曰諾吾春秋僅僅焉能待之往孺子能誦太史公詩他日即被　國恩必毋在也及孤以壬子與計偕丙辰舉進士考捐館舍十六年矣其後以池州府推官最課贈父如子官孤毋余封太孺人幸無恙乃今待罪御史將毋不遑明發之謂何顧未得歸所也始道昆受閩事則御史君來按閩御史君言必稱其先人故得聞公質行甚具即道昆不獲拜公之墓誠願爲公志而銘之銘曰翩翩者俠遵仁蹈義視僂無缺恂恂者儒脫人於阨然諾不渝洵美者子移

孝作忠顯揚伊始若堂者墳表兹南海潤澤后昆

明處士江艮瑩墓志銘

當世以布衣稱作者無慮數十家乃若質行雅馴則余竊多江艮瑩頃艮瑩將捐館舍遺季公艮璞書曰平生知我者唯季若汪中丞願季爲狀中丞爲銘幸須臾無死猶及見之死且不朽往余爲艮瑩立傳曾未得其什二三乃今要我以平生之言柰何負艮瑩地下遂受季公狀撫其軼事志之志曰江處士瓘歙人世家篁南字艮瑩贈尚書郎終慕公第三子也幼負奇氣顧猶跳梁年十四毋鄭安人以暴疾終旣含

不瞑民瑩拊棺號哭曰毋其以二三子未樹邪所不夙夜以求無忝者有如此木遂瞑自是折節爲學務以身先季公乃從故太守吳先生受詩吳先生間得李獻吉賦詩若干篇示民瑩民瑩心獨喜終日誦之嘗竊倣爲詩有近似者初試縣官不利父命之商民瑩輒商孳孳務脩業會督學使者蕭子雝行縣並舉民瑩民璞補縣諸生又明年應鄉試復不利民瑩憖自憤不務稼而罪歲凶何爲乎遂下帷讀書歷寒暑窮日夜不遺餘力民璞請少息毋已太勞民瑩愀然曰季子游困而歸由發憤起縱自愛而忘而毋不瞑

邪頂之病作一夕嘔血數升延醫十餘曹不效因涉獵醫家指要自藥而瘳比治本業如初又復病釋業復瘳遞病遞瘳盖十年往矣乃嘆曰顯親揚名即男子所有事彼亦儻然而來者耳顧輕身以希必獲謂父母遺體何遂謝學官罷舉子業日鍵關坐便坐几上置離騷素問諸書卧起自如不問梱外事即家務左右棼起終不入於心由是就業益多神益王矣甲辰季公舉進士民瑩沾沾喜曰幸哉有此無傷毋氏心瞑可也瞑可也民瑩屬辭爾雅藉藉稱名家當是時邑人王仲房海陽人陳達甫亦皆負論著而薄諸

生相繼引去鄉大夫游汝潛汪正叔方定之則尤推轂民瑩郡中人士翕然附之既而自託遠游將傾四海之士則之越之吳之楚足跡徧于東南會民瑛從官留都則之留都習朝市之隱及拜信州太守則道信州出閩越謁武夷君其後兵備饒州則又道饒州登匡廬泛彭蠡而下所至未嘗通謁而縉紳學士爭願從游歸語人曰入其境其士可知也頃余入會稽探禹穴其士多奇余歷吳門泛五湖而東其士放達楚有七澤泱泱乎大觀其士閎廓而多材秣陵爲高皇帝故都衣冠文物盛矣四方豪傑分曹而仕伏

軾而游薟士之淵藪也大江以西以匡廬勝其士好
脩閩越以武夷勝其士倬詭遊方之内此其大較也
吾將爲方外遊矣既又赴會稽視仲子應宿病應宿
愈民瑩乃負病西歸中道應宿刲股進之幸少間亟
乗舟就舍病益深季子應乾季子婦程氏刲股遞進
之卒不起蓋乙丑八月二十六日也距生弘治癸亥
享年六十三居常于于近人一切無所失及其操直
言引當否不取苟容歲饑浙有司下遏糴令輒引春
秋大義上書部使者請罷之語在集中不具載其子
用以貲爵萬戶會有疾傜諸醫民瑩過萬戶家讓萬

戸公能以富貴驕人矣亦能以生死下士乎公之族
得士則生不得則死富貴無爲也季公既貴始立祖
廟屬民塋定約法衛祠事以爲常即民塋以處士之
義終功用未試其於國事則尤惓惓嘗著論言備匈
奴犂然可採藉弟令得志其蕭蕭何可勝窮乃今食
不過上農年不逮中壽家人之産盜歷有存惜也配
臨溪吳氏舉子三長曰應元仲季即封股者茲當大
事將卜所宜爲之銘以待銘曰相彼良玉胡然而終
藏爾有文德惡用乎珪璋相彼梁木胡然而先摧爾
有令名惡用乎黄髮漸江東漸厥有新阡君子歸止

是日九原

明故例授明威將軍山東安東衛指揮江五公

墓志銘

余東歸會郡有疆事公習余諸父則授余館以居疆事平余還田舍居數月公以夭年終余宗人中丞公業已列公狀其子謂余有脫驂之義謁余爲志爲銘重以諸父之命命之敢不敬諾公名淥字一川世居郡城脩文坊出濟陽江氏父廷俊毋楊氏以弘治甲子冬十二月五日生公蓋五舉子矣則以絶乳子也甚珍之公始成童輒能攝門內事父喜客乃使公視

客羞沓至父願指公其供具可卒辦父毋謂其能子心獨多公公愈益兢兢事父毋惟謹毋病甚公夜禱于神毋從卧內聞異香病乃已公以其禱之驗也則東走泰山南走太和山爲父毋禱焉公故賈西楚以貲豪既則以父殁毋春秋高遠遊謂何耳乃從鹽筴往來吳越間即歸寧可信宿至也往歸自楚載甘毳獻毋務充庖毋問有餘則出予舍繼之惟懼不給卒之吳越地饒鮮使者轉轂自東來驛不絕公席父業兄弟故饒會里人誣其兄濬殺人公傾橐赴濬及事釋公奮袂往也不可自我而隕先人遂脩業而息之

視昔過當其後伯仲兄歿公毋視寡嫂子視諸孤仲
之子又亡視其孤若諸孤等無論婚嫁一切倚辦公
舉宗貧乏者往往貸公錢公未嘗有德色即不能辦
終身不責毋錢吳越大饑多道殣公為之市喪其葬
數十百人嘗畜乳婦婦謬言其子亡遂給金婦家廼
受券既而知其子求婦急亟焚券遣婦舍其金即公
振人之窮中外誦義徒以獨行偊偊不取苟容仇者
或搆公辱自敗公顧復為仇者地陰脫之仇者退曰
吾儕小人直以彰公長者耳公年五十釋賈而西築
舍玉屏山之陽手種梅若干樹又拓別業為臺為池

負郭而居置家人產勿問於是諸公客稱梅軒先生云會伯子待次京師奉　先帝詔入貲所部授其父明威將軍山東安東衛指揮伯子奉檄歸薦金緋堂下公拜而受檄屏金緋語伯子曰吾方蟬蛻汚瀆周遊名山大川惡用此桎梏爲也遂以布衣蒯屐東出海岱之間望蓬萊登日觀浮于南海謁大士普陀西入九華睎髮秋浦之上乃汎彭蠡躡匡廬倚杖笑曰五老寥寥待我而六願以瀑布爲楚瀝盡賓主驩於是脩然而歸如得所欲元年春正月乙巳公夢羽衣人操巨舟逆之蚤起沐浴易衣有事祖廟公致祝聲

琅琅滿堂禮成退而終于正寢徵之夢而信不亦異乎冬十一月丙寅黎公葬于豐隆山裴家塢公娶又室楊氏生子男二人伯子東鳴授餘姚縣縣丞娶程氏仲子東鳳補郡學生娶胡氏故都御史屏山先生孫也女一人適郡學生吳文察孫男四人孫女一人其婚媾皆閭右族余聞江之先以節義顯　高皇帝表其門至公父而益有聞太守張公署其門曰孝友乃今質行較著豈世德然哉銘曰誰謂素封章服在躬誰謂考終冥合玄同言言爾墉翼翼爾宮爾嗣爾續展也豐隆

歙諸生洪洪承德配汪氏合葬墓志銘

洪承德名鈸歙洪源人也洪氏出宋少師後由休寧黄石徙洪源承德即世家家故董董郡中汪文學權有女父毋爲承德請婚文學察承德才許承德督學使者行縣籍承德補縣諸生承德受博士經汪任𢗅內事承德乃得壹意脩業不問家業既精累試輒高等及大比逓不合于有司汪從容爲承德言士顧脩業何如耳業脩而得不得如命何仲尼不得於七十二君命也承德笑曰誰謂乃公有命即命能困我將凌千仞而上之毋命以也邑人吳子甲侵黄石少師

墓承德師諸弟籍諸生者四人徧告所部且請闕
下上書吳嗛之中承德于督學使者承德持議自若
宣言曰即一縫衣易先公一坏土鉞何愛邪所部卒
不直吳復以師墓歸洪氏承德六應鄉舉皆不偶遂
謝督學使者棄諸生督學使者習知承德名檄以貢
入太學承德年四十九矣卒不行承德擧子男七人
皆汪出汪有鳲鳩之義襁褓必身親之當是時諸子
用鹽筴駸駸起承德笑曰固天佚我以老不佚何爲
日飲而醉二參無所事事年六十竟以考終及諸子
大饒汪愈益纖儉里媼謂今視昔遠甚且春秋高自

苦無為也汪應之曰吾方攻苦為子婦率固自苦耶汪後承德二十年葢八十有一承德生成化戊申正月二十四日歿嘉靖丁未四月四日汪生成化丁未二月二十三日歿隆慶丁卯七月十五日伯子湊婦汪氏繼胡氏次溱婦方氏繼吴氏次溉婦許氏次沆婦朱氏次涝婦方氏次湛婦汪氏次涵婦程氏女適大使程太冲孫十三人應龍補縣諸生籍孫女六人曾孫九人曾孫女五人其婚嫁皆閭右往余從方次公受禮次公於承德為婚姻余多承德為人因受命次公志承德墓墓在某山之麓以某月日封焉銘曰

與吾游大人以成名吾寧屏跡以全吾眞與吾鄉𥜥
澤于吾身吾寧重積以遺吾子孫火不爇不明水不
湮不行爾孫爾眞爾棲爾盡爾保爾來孫我銘爾墳

太函集卷之四十五

太函集卷之四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八首

明故太學生金長公墓志銘

甲子夏六月二日金長公以天年終明年長公子伯鉉仲澄叔鏊季鍉將舉大事乃賷大鄣吳子所為狀謁余志其墓而銘之志曰金長公瑭字伯獻世為休寧中市人父處士用鹽鹽起家客淮海毋汪早不宜子卜劉氏姬吉正德己巳冬十一月二十有八日長公生長公獨依汪不啻汪之自出汪蓋由由然子之

也稍長長公及弟琛皆入胄子籍游南成均既長公釋業歸則從父賈淮海長公深中重發發則皆當於人心淮海人以爲賢事長公甚謹即彼中郡縣長吏爭願交長公驩汪始捐栝棬長公召良史畫母遺像史不及見母謝不能長公蒲伏史前泣下如雨史怳然若有見也爲像甚肖人以爲奇長公脩父業而息之浸致饒益乃與次公中分産手自損數千緡益次公比兄弟終喪將卜宅兆有爲堪輿家言者德長公請間曰公遇我厚詰朝之事我必陰厚公長公謝曰先人遺體獨瑭及琛瑭之厚琛之薄也客柰何以瑭

故薄琛言者懟長公益多其長者既樹墓芝草累生人指其居廬曰孝芝堂直以爲長公孝友之應諸䟽屬其私鬻先世墓者長公白縣吏復之長公爲南門夏氏館甥夏氏毋以節行著毋既殁長公樹石表其墓焉縣大夫習聞長公名數過其閭引爲上客閭之西爲學舍招致文學之士授諸子經於是伯仲皆補博士諸生季游太學長公就舍躬自課蒼頭灌園時時程督諸子人私語曰三園先生厚誼義而薄榮名異日大先生之門諸丈夫子耳癸亥長公復游淮海與次公俱嘆曰吾聞漢二䟽高義心竊多之方其召

賓客散黃金一何達也吾兄弟終身家食何敢望二疏乃今席先人之故資各有所就業苟可以明得意惡用墨守爲哉相與日夜擊鐘爲高會比還休寧不旬月而長公卒葢知天命云汪伯子曰金之先有陰德洪武初金仲善爲郡獄掾會郡中有大獄連逮數百人掾爲之焚其獄辭無辜者幸得脫掾乃坐法編戍行其後滋蕃里名金里長公其苗裔也余未及見長公而鄉大夫藩伯黃公憲使邵公與余習伯若季乃從兩公者受室可槪見長公爲人且吳子嫺於文辭其言可信遂銘之銘曰昔也去籍脫人於阨厥有

舊德令也阜昌孝友賢良引而彌光振振繩武穰穰
吉土長公歸所

明故處士洪君配吳氏合墓葬志銘

洪處士什字承章歙洪源人也其先多顯者在唐官
黜陟使在宋官少師其後由休寧黃石徙居洪源洪
源著矣處士大父和有陰德以上壽終和生璣受室
黃氏父倚璣當戶遂釋儒術商四方會毋有疾趣歸
尋病死黃二十而寡處士始孩主者匿舅遺金黃獨
攻苦自給處士幼病弱黃大以爲憂日夜持處士泣
日如天不蔑遺孤兒幸彊飯宗人近屬弱處士齮齕

百端黃無敢誰何謹避之耳處士稍長好讀書　先朝頒孝順事實爲善陰騭于民間處士獨時時誦習處士既字朱氏女女病痺朱氏翁請罷之處士謝不可女業已字終不以疾絕婚踰年女亡乃婚吳氏吳能婦左右處士奉毋驩毋命處士商處士商吳越遊出遊困亡故資吳脫簪珥佐之乃復舉鹽筴入楚夜夢老父與語君自此當致不貲旦日第謁叢祠問之日者日者而信既而遇日者如夢中言處士由是駸駸起矣毋登大耋鄉曲誦義無窮會天年終有司表其節載郡志處士侍毋疾不啻以身當之日夜奉起居至

廢寢食無何病痞甚得禁方乃瘳居廬號泣三年芝
草產墓下處士既就業其齎用無所芬華人有急赴
之不遺餘力而讓義近屬仇者炊其子貧處士無他
腸顧獨善視其子鄉人鄭叟出賈妻遣其妾歸貧家
妾故有身去六月而生子貧家利重價將貨之遠方
處士子畜之予重價既長遣歸為鄭叟後名曰淶里
人王經郁售山請移葬受價處士輒予價戒勿移處
士客巴陵主鄉人胡瑶琦故年少處士推轂瑶起家
瑶貸千金者三無所問處士還斂家監訟之有司處
士叱曰寧瑶負吾吾不負瑶遂赴有司出瑶驩如初

吳生貸處士毋錢不幸客死生有遺蓄聽收責者瓜
分之處士獨爲生治喪置毋錢勿問嘗出金三百授
鄧漢經改煎漢經盜金若干隂入赤堇當其數事覺
漢經亡處士召漢經第歸所盜金尋復故業舟人某
載豆赴吳會私貸之道中遂沉舟滅其跡其後獲舟
舟人赴處士處士慰而遣之舟人某盜鹽若干縣捕
之急處士顧出身蔽舟人罪縣吏多處士揭書姓名
于亭艾閼盜鹽數千且有酒過掌計者請以屬吏没
其舟處士俱舍之閼大慙服李興與賒鹽二千入舟舟
覆與自投淮水不欲生處士呵止與益之鹽以振與

急劉國祥授處士券以居合償處士百緡處士謝國祥焚其券蔣文遠傭人陷賊黨連逮文遠兄弟三人處士私語逮者曰三人無罪即傭人亦在脅從逮者信處士言三人免矣同舟人彭氏病疫病者相繼亡衆悉避舟處士獨不去彭僅遺孤子處士爲之交易篋遺金歸其孤劉天五溺樗蒲漏七十金不籍遂以金償處士處士戒天五毋博還其金豎子慶竊二百金亡走楚處士自淮躡其後且入楚疆鄉人遮道說曰金易得耳奈何輕千里僕僕爲哉處士謝曰豎子襁負而逃吾懼以金殺豎子凡吾所以來非爲金也

慶果以金敗於蜀中夏貴齎五十金歸費之立盡宗人塗遇貴械繫歸處士數曰往吾謂若必不免猶憶吾言乎乃罷貴即處士力爲善顧數得天夜從蒼頭赴縣中忽遇虎處士徐徐無失步蒼頭後至業已啞一路人處士聞母疾亟渡江舟半渡幾殆處士叩天露禱風浪乃平將渡螺山同行十餘曹趣之去會童子病處士留既而覆舟行者皆葬魚腹嘗維舟舟鱗次江上處士失足沈舟底張目見五色光有人扶雙足出水中舟隙立一人援之起冠幘如故舟行遇群盜剽小舟如蟻截上下流處士坐舟中自如終不得

近庚申之歲處士居巴陵邸中老僕曰牛夢羽衣人
操樓船召處士上帝多君高義辟君爲掌簿使遂發
舟無何處士病會競渡觀者數千人忽童巫作神言
躍數舟赴處士上帝多君高義辟君爲掌簿使君行
乎哉秋七月某干支處士乃捐館舍三子奉處士喪
友殡楚人白衣冠者無慮千計相率送之水濱既抵
邑里邑里人相率逆處士喪且偕楚處士善鄉人鄭
尚簡既又善其兄子祭當是時祭自楚歸老久矣喪
即次素車望望自西北來三子泣曰必鄭少公也鄭
拊棺痛哭執紼登山聞者目爲死生交無讓古昔處

士生弘治辛酉春秋始耆吳少處士一年葬嘉靖癸卯春秋四十有二三子皆吳出繼宗胡拊之長浩婦程氏次引禮漫婦胡氏季太學生洹婦潘氏余所善者潘孝廉侃女也孫十人其一應暄婚余從女弟曾孫一人三子將以某年某月日舉處士喪卜葬某山之原以吳祔嗟乎流俗靡靡其孰能不波處士獨以長者之義終庶幾乎六行具矣余私謚之曰順惠處士且為之銘銘曰誰謂遺孤亢宗收族考心則愉誰謂貧殖素封不居令名無斁誰謂逡逡振乏繼絶不讓當仁誰謂節俠傴僂下人周旋無缺誰為之前毋

氏婞節有開必先誰爲之後子姓阜昌胡不單厚諓謂有涯不遠丘首君子所家誰謂獨往伉儷具存千秋肸蠁

明故處士鄭次公墓志銘

嘉靖乙巳鄭次公客死建安宗人亞中大夫佐棠已爲次公狀其後諸子將樹次公墓謁不佞爲銘亞中吾鄉閩人其言信按狀次公名天鎭字定之歙長齡里人也大父曰甫經父曰元瑾弘治己酉次公生長受室海陽新溪戴嫣次公少服賈以鐵治起建安比還子舍中事父母孝人有構父者訟六年次公職竟

饘左右父侍父毋疾壹如禮家言及父病目次公兢
兢奉起居垂二十年不少懈其後父毋皆踰九十正
考終次公居廬三年終身不忘明發伯兄承家祀父
事之父故安湛氏姬次公遇之有加禮鄉人著事庶
毋者宜莫如次公業既饒舉宗食指千計即婚喪不
舉必赴次公次公環應之未嘗有德色洪武初鄭潛
自長齡徙莆同出宋宮講公後墓留歙閭右俳倪之
莆人歸訟有司舉宗多外屬者次公宣言曰宗盟奈
何倍一本而操二心遂倡衆應莆人務明世守及事
定亞中獨多次公次公斑白猶入建安卒年五十有

七舉四子長文清次文澤又次文治季文渡四子脩次公業轉轂江淮間居然擁素封致鉅萬矣孫六人曾孫五人其婚媾皆名家女次公墓在某山某向以某年某月日封焉銘曰河流泱泱其委洋洋不有蟠根疇發異葦爾後彌昌爾澤彌長維山之陽若堂若坊君子歸藏永也烝嘗

王母高氏墓志銘

高舍人家京師世受錦衣千戶舍人獨任俠游諸中貴人乃從中貴人貸萬金出賈淮上其任俠愈甚時時捐金急人之窮坐客盈庭日置高會列歌舞金且

盡負氣自如則之廬習賈人王次公長者聞次公將
有卜也舍人請曰僕有息女願歸次公次公避席曰
蒼幸得從公游何敢妄翁之女既而毋歸次公所踰
年而生仲房居六年廬冠至次公趣還歙挾毋子行
家丈人讓次公先後嫡子長矣如之何其以賈昏也
不告謂何頃之仲房引毋左裾毋拜堂下家丈人變
色而喜相勞曰我昔夢女丈夫紹介來謁左帶劒其
光陸離介者奉劒以先必此兒也家丈人鰥而老臥
起必童僕俱毋謂次公僮僕孰如子婦遂躬治皮閣
必甘毳者上之卻立坐隅俟舅虛口乃退次公閒冠

退將復之廬毋請留子舍中終事舅丈人不可則謂次公孺子寅有貴徵吾門待孺子而大若第以孺子往丞教之且諸婦諸孫婦在焉安得留孺子毋既毋自請不得命泣下霑襟丈人亦掩泣曰五月之養吾固知新婦良願假須臾庶幾猶及反面行矣仲房稍長治博士家言業既通則以爲不足治也每對案輒廢書歎曰男兒負七尺軀百年一瞬耳我求古昔上之爲韓衆爲王喬僊僊乎天行矣次則爲驃姚爲定遠威行沙漠萬里外不亦飛將軍乎又次則應詔稱詩爲李供奉被酒入大內立奏若千言據床命力士

奴隸之蓋翩翩然佳士也凡此何不可者何至屈首皺吻沾沾糟粕為哉日走馬出廬東門從諸少年角射下馬席周公壠墓酹酒和歌毋以為不羈亟請次公遣歸就學尋補縣諸生籍諸生爭自下仲房毋為期會諸生毋為治具脫不給往往出隣家仲房即在諸生其稱詩常什九又以其私召方士求刀圭既數困有司毋怏怏癸卯又困毋恚而叱曰若薄舉子業為名高彼其與計偕者何業耶胄何負若若自託于李供奉寧能待開元遇合時乎若外王父故五陵豪坐中縻而毋至此方日夜望若蚤貴幸為而外王父

若而毋一洗之若三十無聞吁嗟嗟已矣若縱忘而
外王父若而毋寧忘而王父夢徵之言乃今猶守蓽
門大無日矣次公從容語曰孺子即不利聲名隱隱
起南州何責之苛也毋怫然曰虛名何益雖考金石
難與樂饑而父當季年而諸兄子皆碌碌有如一旦
困甚而將徹妻孥之給以糊其口邪自我而失諸侯
非夫也他日何面目見而王父地下其後次公即世
仲房猶故貧所部部使者郡大夫列邑長吏爭致仲
房引爲上客毋居常嘆唶不啻嚴君甲子季春月幾
望毋夕遝几進仲房訣曰我生與佛同日謹事之乃

今以天年終亡憾矣自後比年四月八日若第齋戒爲母誦胎骨經血盆經七月十五日誦盂蘭盆經縱然西方有聞汝母瞑矣距生弘治丁未蓋春秋七十八云仲房受室方濟南則其孫女方不宜子受母命媵二姬其後舉子男三人女二人皆二姬出仲房故博洽旁治堪輿兆在上塢口陳家山仲房卜之吉余竊多王母之類父而仲房類母也爲之志而銘之銘曰胡燕胡越考氏遺烈胡嫡胡孽嗣人卓越胡生胡滅歸乎寥泬漸江泱泱既阜且昌於乎其斯爲王母之藏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鮑公墓志銘

今上三年春正月己卯南京戶部尚書鮑道明卒于家 上輟朝 諭祭葬如令甲有司舉葬事尚書子梁檀槐朴謁所親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道昆爲志爲銘尚書公字行之歙巖鎮人也鄉人故多公長者稱三峯先生云公父封兵科右給事中諱榮芳毋封孺人出汪氏弘治癸亥五月某子支公生端靖自如不受狎侮稍長受博士春秋嘉靖甲午南海倫公恭陵張公出典南畿試事得士爲多公舉第四人士譽歸公久矣戊戌舉進士授行人三歲進戶科給事中

再歲進左給事中尋進刑科都給事中當是時信州袁州爭政言者猝揣摩希望各中其驩其或浮慕骨鯁之名排擊紛起公獨正色中立或以言責詰公公謝曰　主德聖明臣愚不足以奉明詔如使株連毛舉徒自託于直言臣雖愚不欲以此傷大體會御史奏延綏失事巡撫都御史以捷聞　先帝命兵科右給事中莅視之尋奉　璽書往公徧歷塞上閱虜出入諸鄣塞亡人畜多寡有差按軍府部署方畧較諸將程期論罪輕重覈首功虗實策賑濟防禦諸便宜議上當人人心無枉撓聞者謂千鈞一發飲羽虎狼

無問狸狌矣先是虜入上谷公上言匈奴日伺邊必求再逞乃今易置宣大總制用翁萬達易置本兵用唐龍萬達方撫關中不得代宜未即至龍以終養去毋在宜未即來假令稱兵其何以應倉卒按 祖宗法宣大設總督軍儲侍郎一人貳總制京師設提督團營尚書一人貳本兵分任事權相表裏無事則戮力共濟有故則可攝而代之復之便當事者計非急持兩端其後虜犯京師卒用公議公在近侍七年出入唯謹即有不測獨由由然應之袁州中信州 先帝怒甚收信州及建議復河套者併逮言官杖之廷

公頓首曰臣固當笞謹待罪出而參知江西政事居頃之罪四王連逮子叩　闕上書誣執故都御史胡纘宗誹謗故入大辟辭連刑科公以故刑科都給事中當就對簿　先帝怒甚人人自危公頓首曰臣固當誅謹待罪及事釋卒未嘗以喜慍示人既罷親喪補山東職如故大盜師尚詔起歸德趨山東公以部子弟戍滕張武備甚具賊遂卻尋受爵公以保禦功賜金論賞進浙江按察使蓋當輻輳之衝鄉人往來部中趾相錯部中權豪多關說不避惠文公戒閽者毋入鄉人謁毋入關說者書即權豪面謁欲有言曾

未得一開口既又發臨安故給事中高時奸狀械送
京師無何進四川右布政使以採木論賞復賜金無
何轉雲南左布政使時多徵發民將不堪公愀然曰
滇即小饒直蝸濡耳蝸不轉則活轉則中乾此誠藩
大夫事乃會計全力什五自給什三轉輸什二備歲
凶他不意令既布滇人至今便之已未入朝麾笮庫
羨餘弗納尋進應天府府尹已復進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貴州貴州吏部錯居故患盜殿最捕盜諸
吏士視獲盜多寡爲差諸吏士或掩不𦍒求逭簿責
公遇文致不𦍒者立釋之阿堂攫印搆兵楚蜀騷動

公謂有苗視印為向背請降新印令反側子自安毋勤遠略為也容山酋韓旬竊發公徵兵遣將討平之斬首二百有奇旬就縛　先帝賜金幣下兵部論功人言歲終類奏功故事猶得任子今大捷宜視昔有加不然則籍子弟置有功部中亦得延賞公謝曰臣奉　天子威德得罪人固諸將吏功臣何敢為子孫地已進大理寺卿尋進戶部左侍郎賜金幣會袁州得罪去變置諸大臣公進南京戶部尚書蓋一歲三遷矣公秉兵變後主度支體國撫軍不遺餘力尋以疾乞骸骨　先帝優許之　上即位初廣厲言路諸

大臣往往中多口唯公保身名完即公無所瑕疵其決筴發矣家食五載跬步未嘗出戶庭茹淡服疏將令後世師吾儉公配方氏封孺人子男四人女三人孫男十五人女十三人曾孫一人門內不啻五千指承家一切務馴謹所謂得全全昌非邪會兵部左侍郎棠樾鮑公致仕歸公宗人也鄉人嚴事二鮑視漢司隸同乃若明哲保身則過之矣歲朔疾風自西北起占者以爲咎徵月將終兩公相繼即世吁嗟異哉往不佞從公上計京師公以讓名語不佞聞者莫不誦說語在著論中時執金吾使人鑽公公出小錯

刀勞使者客言執金吾有寵公卿大夫爭自下之今使者來毋已薄公笑曰鯫生視此不薄顧謂使者薄之乎公與人逡逡然必軌于正義此其大率也嗟乎公往矣上之則國史書庸下之則學士大夫誦義凡有心知耳目者莫不見聞不佞備在婚姻無能揚榷萬一謹撮其較著者内之坎中墓在宋村某向銘曰

奕奕大鄣篤生純良翼我 先皇入侍承明言中國經邦之直臣周旋四服澤流比屋施及殊俗用武黔中振若發蒙恂恂讓功 高帝舊都九州上腴作大司徒引身請老榮名自保宜爾壽考歳時在龍吉士

罹凶邦人改容　帝心則恫乃命司空作爾玄宮玄宮楚楚九原膴膴奕世昌阜

明誥封恭人顧母楊氏墓志銘

先帝召對公車則余從恭人子子行後余既釋事挾杖屨東游會子行執恭人喪以衰絰見盍將舉大事屬余爲志爲銘余視恭人有母道焉且賢母也又賢者母也乃按凌使君所爲狀舉其槩稱載之志曰嗟乎此恭人顧母楊氏墓也初惠州公以名家子受室于楊二姓皆著錢塘其先皆有顯者恭人生而端靖始受女訓輒以莊惲同群及有家事舅姑夫子唯謹

勗守經術業箴先人之饒即惠州公能讀父書未有樹也會鄰舍火火其家家大困惠州公去而習吏事辟爲功曹恭人進曰舉世弄三尺競錐刀直爲家貪計耳梱以内請爲君任之第壹意公家務爲淸白吏公曰善恭人乃脫簪珥授族人之善賈者賈大梁歲計其贏取以自給居則治麻枲佐齋用以爲常惠州公果以無害闢起家諸城尉恭人雅以子行獨子甚珍之至其受博士經程督不遺餘力及子行貴惠州公輒歸休恭人語子行曰爾蒙故業三世而始成名而翁不卑一尉惟守官爲兢兢爾席美資毋墮先烈

勉矣子行以虞衡司主事上三年考　詔賜父爵如
子毋封安人當是時大璫用事齮齕司空諸郎吏子
行亦從量移淹滯州郡間久之乃復南部恭人訢訢
自若所至則以安車從及子行守惠州恭人留不行
子行固請恭人正色曰彼中患盜久矣百姓將息肩
於爾日夜望之爾其決策務釋境內憂毋將父毋以
也於是子行入境舉舉拊循乃徵勁兵練士著發盗
數俘馘無慮千人居五年境內大治及上惠州考
詔賜父爵如子毋封恭人無何子行進廣東按察司
副使歲甲子丧惠州公越三年服除恭人七十老矣

子行幸張恭人若其子汝學汝問汝敎孫彦聖彦哲
上壽恭人前恭人艴然曰而翁不及借老未古人何
壽爲於是薦紳大夫若都人士女皆待命恭人恭人
乃進門內親遞爲壽取成禮而已明年 天子改元
隆慶 詔初下恭人趣子行治行且曰 聖主方與
海內更始巖穴畢登孺子結髮而受 國恩庶幾自
效明時以報 先帝行矣子行謝曰毋垂老使言得
居子舍以奉餘年即三公不啻也歲十二月十三日
恭人以天年終又明年子行奉恭人喪祔惠州公葬
積慶山陸家塢銘曰醴有源其流濊濊不有壽毋胡

取乎栢棬苞有鵷其羽翩翩不有令子胡取乎樹萱
子芍阜昌毋也發祥俾爾貞良俾爾直方爲邦家之
光集慶之陽若堂若坊百嘉止止終古歸藏

贈恭人亡妻吳氏墓志銘

予始學語先大父口授唐詩客至卒膝予誦唐詩佐
客酒溪南吳處士奇之甚則以息女約爲婚姻無何
處士女死先大父聞澄塘吳長公有女以乙酉冬十
月某日生卜之吉於是妁者納吉長公乃許予婚即
恭人也長公名華顯蓋與其弟華逵同居會里人誣
長公弟殺人長公卒破其產出弟子獄外傅先大母

蘄予曰嘻孺子婦家貧予曰男兒恃婦家邪願置勿問其後恭人病瘧瘧且踰年善醫者吳洋告家大夫此瘵徵也家大夫歸語吾母與其嫁禍吾子寧緩婚期予私告母曰兒從博士受禮禮無婚姻大焉吳氏女既字而弃生死則吾婦也女即病其生死猶未可知乃今竊計其必死而逆婦愆期於禮何有於是以壬寅冬十二月三日逆恭人歸恭人身不勝衣顧獨嫺於內則不侵嚬笑居常欝欝如有所欲言頃之謂予自吾家蒙難竟以貧女行不自意得當君相與琴瑟自今可無欝欝矣恭人有弟在襁獨時時念之明

年弟殤恭人哀毀骨立予曰毋毀假令病中五内將不可爲恭人痛哭曰天乎吾父母之日昃矣獨一子又死謂吳氏宗廟何恭人毋拊諭千百言卒不觧及病革恭人瞪目謂予妾不幸以膏肓之疾累君君勞苦矣乃今命在旦夕君猶能活我乎予問醫醫者曰無及也伯子獨不聞疇昔之言矣夫病自外者藥石治之飲食寒暑是已病自内者不治七情是已何以故殷憂則内蝕内蝕則精亡此不治法也六月望恭人竟以瘵終年十九耳始恭人待字其宗人善星命者告長公曰女必貴惜不永年即不永年猶然貴地下

恭人始疚棄弃之其後十有八年予奏最襄陽恭人始被　誥命又五年而予釋事乃舉恭人喪改葬方丘勒石爲銘內諸左坎其右則繼室吳恭人兆也並以其年某月某日封焉銘曰爾也良胡有家而遘殃爾也札胡畀恩而下逮爾德則優爾年不讐天作之謀申命用休嗟恭人嗟恭人即爾宮于方丘

繼室吳恭人墓志銘

汪伯子曰嗟乎此予繼室吳恭人墓也予始有室而室人死語在志中繼室以吳恭人出溪南吳氏恭人父服賈舉季女淮西甚珍之視內外諸子女無如季

女稍長則嫡毋從淮西載季女歸季女婿爲余從兄
妻知季女子因季女婿而婚季女是爲恭人予方困
諸生蓋與恭人同甘苦恭人居常縞素不爲容即吾
毋爲之具美飾鮮衣第受而藏之篋笥日起居堂下
足次且不敢前退居閤中所親罕見其面問謁自外
至卒閉戶弗與通於是人以爲癡或不見敬恭人恂
恂耳無違言及予與計偕行矣恭人送之戶外訢訢
自如所親目攝恭人何憨也恭人笑曰士出巖穴躡
蹻而入天子之庭志得矣夫人得志而往柰何效兒
女語槩之予領義焉則之邑人謂郎君貴所不足者

豈衣食哉不以此時務芬華惡用布帛菽粟爲也恭
人謝曰誠願佐郎君爲清白吏終不以布帛菽粟而
易紛華辛亥秋恭人始生女尋卒予進郎署恭人如
京師始入舍中項項然不自得予問之故卒不言癸
丑春恭人生女則以習生女也念之深又不諳地宜
輒進肉食於是病既而又病瘮識者危之予謬聽醫
者王生藥無驗吾毋戚然問曰而婦肉脫法當不治
柰何予笑曰兒習相人者言婦婉而端宜饗福澤惡
在其不治會予有城南之役不遑問醫夏四月十日
恭人死矣初恭人不宜于父毋以爲憂陰使人買妾

錢塘子固謝不可會予以令上計父母畜媵女于家恭人召媵女與俱不譙讓及予歸省乃出媵女見予且曰君毋傷父母心有成命矣其後恭人歿而媵女舉子予上書請告以恭人喪歸嗟乎世稱婦人女子之能徒以服飾相侘機利相高何知禮義恭人不此之務粥粥然自託于無能概于人倫則禮義人也顧年十六而歸于我十九而相我成名歿之年春秋二十五耳惜哉恭人女字鮑甥尚書公孫也予歸田里乃始卜地以恭人從先室葬方丘銘曰不知者謂爾曰癡其知者謂婦德宜婦德允宜亦既靜好悠悠蒼

天胡不佑老原草芃芃啟爾幽宫其樂融融唯伯姬是從

太函集卷之四十六終